

语文论集

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语文论集

宋总照

(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主 编：张志公
副 主 编：胡明扬
编 委：林杏光 史有为 田小琳
责任编辑：史有为

语文论集（四）

张志公 主编

* *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

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排版

北京怀柔燕东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9.5印张 235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 * *

ISBN 7—5600—0298—6/H·127

定价：4.80元

目 录

- | | | |
|-------|------|---|
| 1 | 赵元任 | (钱晋华译) : 汉语地名声调的社会政治色彩 |
| ——☆—— | | |
| 5 | 申小龙 | 评汉语语法的“主题”学说 |
| ——☆—— | | |
| 23 | 徐杰 | 与“动作词·时量词”结构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 |
| 36 | 萧国政 | 现代汉语宾语谓词指称性用法考察 |
| 51 | 尹世超 | 拈连带用的词类活用 |
| 63 | 徐复岭 | 某些双音节动词性词语的A不AB式 |
| 80 | 埃瑞隆 | 关于现代汉语形容词的模糊性 |
| 99 | 孙锡信 | “V左L”格式的语法分析 |
| 112 | 譚达人 | 含双联分句的复句 |
| 122 | 馬盛铤 | 带“地”或“得”的动词修饰性短语 |
| 137 | 李思明 | 《红楼梦》的指示代词 |
| 155 | 林杏光 | 张卫国 张云衡 徒手动词的语义特征及其与搭配的关系 |
| ——☆—— | | |
| 172 | 佐藤晴彦 | (毛茂臣译述 胡竹安审改)
宋元语法史试论——围绕“~里地”“~里路”“田地”“地面”的使用考察 |

- 185 馮 利 古汉语词义发展中的同义旁译
- 193 薛安勤 一部全面研究汉语词义的著作——谈《说文通训定声》
- 203 桥本万太郎 (时 坚译述) 东亚大陆语言发展的方向——以汉语“锅”、“菜”、“喝”和它们的历史与地区的变体分布为据
- ☆——
- 212 楊必胜 陈建民 海丰话的“了”和“咯”——兼与北京话的“了”比较
- 223 陆致极 试论方言亲疏关系的数量研究
- ☆——
- 245 繆小放 老舍作品中的“把NVP”
- ☆——
- 270 陈明远 中国姓氏学初探
- 280 郑也夫 排版格式与速读之初探
- ☆——
- 285 郭錫良 反训问题答客难
- ☆——
- 292 附 录 《语文论集》一～四辑总目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No 4, 1988

Contents

The Sociopolitical overtones of

Chinese place names.....Yuen Ren Chao

On Theories of topic in Chinese syntax Shen Xiaolong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eatures connected with "Action
Verb + Temporal measure words"

constructions.....Xu Jie

On Denominative use of verbal-objet

in Modern Chinese.....Xiao Guozheng

Change of parts of speec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arallelism.....Yin Shichao

"A 不 AB" construction of certain disyllabic verbs

.....Xu Fuling

Fuzziness of Modern Chinese adjectives.....Gou Ruilong

Analysis of "v在L" construction.....Sun Xixin

Compound sentences with parallel clauses.....Tan Daren

Adverbials with "地" or "得".....Ma Shengxian

Demonstrative pronouns in *The Red Chamber Dream*

.....Li Siming

Semantic analysis of verbs of manual action and their

collocation.....Lin Xingguang, Zhang Weiguo

and Zhang Yunheng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grammar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Satoo Teruhiko
Homonymous transfer in semantic evolution in Ancient Chinese	Feng Li
Notes on <i>Shuo Wen Tog Xun Ding Sheng</i>	Xue Anqin
"Pan", "Dish" and "Drink" in Chinese—A case study of longitudinal and latitudinal developments of languages	Mantaro J. Hashimoto
Function words "了" and "咯" in the Haifeng Dialect	Yang Bisheng and Chen Jianmi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egree of relat dness between dialects	Lu Zhiji
"把NVP" in the works by Lao She	Miao Xiaofang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hinese family names	Chen Mingyuan
Relationship between type setting and rapid reading	Zhen Yefu
Answers to questions about explanation through anto- nymous words in classic Chinese	Guo Xiliang

汉语地名声调的社会政治色彩*

赵元任

钱晋华 译

在讨论正题之前，先简短地谈谈我离别了祖国三十年后，于1973年归访期间观察到的一些有关语言的情况。我感到高兴而又失望的是祖国的语言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变化多端。有些新复合词，是以中古汉语的粘附语素构成的，但并不讲究音响或口头使用是否顺口。例如“浴巾”取代了音响较强或较口语化的“漂布”，“市内”取代了“城里”，“餐巾纸”取代了“饭单”。语音方面我倒没有看出多大的改变，只有某些文白异读的词儿，稍稍有点趋于文读的发音。语法方面出现了一些西方语法影响。在指过去事物时，总要加上个“le”。此外，文章的标题或题目，也出现了像阿丽思在仙境 (Alice in wonderland) 这样的语序，不过这种特征只在印刷品上见到，日常口语里还没有听到过。

推广普通话的进展很突出。我听到上海和广州的广播节目百分之九十用普通话，只有百分之二十用当地的方言。不过在访问我的吴语老家时，我找了三个年龄不同的老乡交谈。这又使我既高兴又失望地发现同上述一样的情况，在语音方面几乎无甚改变。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地名。我发现最有趣而复杂的例子是北京或北平。先不去翻古代历史（这可以查看《辞海》203页——这儿指的是旧《辞海》。译者注），只就我个人亲身经历为出发点来谈这两个名称。我出生在天津，随即全家迁居北京。离开北京时我

* 本文原名The Sociopolitical Overtones of Chinese Place Names, 载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还没有学会说话。我家辗转迁移，到过保定和其它几处北方地区。家人每逢提到北京这个都市时，既不称之为北京，也不称之为北平，而是叫它 «ching¹-cheng²» (京城) 意即“首都城市”。从1900年起，北京这个名字，意思是“北方的首都”，才渐渐叫响。这个名称到辛亥革命后，还一直在用。国民党政府成立时，以南京（意思是南方的首都）为国都，把北京改称北平。当时听来是个新名词，其实是恢复了古称。不过像我女儿这辈出生在北平的年轻人，当人民民主共和国改称北京时，他们以为是恢复了旧称。国民党到台北设立临时政府以后，继续把北京叫做北平。所以像我这个头脑里有过京城、北京、北平的概念的人再加我在不同时期、不同名称下在那里实际居住过，名称上的社会政治含义便把我弄糊涂了。近年来，我到过北京，也到过台湾，于是北京和北平之间不知叫哪个名字合适，得等同我交谈的人先提出来才行。然而无论它的政治含义如何，我是在北京名下成长的，我还是宁愿叫 Pei³-ching¹ 北京。

重音和调式方面大多数地名不用轻声调而用一种准前轻后重双音节 (quasi-iambic) , □—'□, 即前一音节是半重音, 第二音节是全重音。北京和北平两个名称都在此例。其它例子有济南 Chi⁴-nan², 西安 hsi¹-an¹, 汉口 han⁴-k'ou³ 成都 ch'eng²-tu¹ 长沙 ch'ang².sha, 厦门 hsia⁴-men², 桂林 kuei⁴-lin²。少数城市名字有自由轻声调 (optional neutral-tone), 如保定 pao³.ting⁴, 上海 shang⁴.hai³。可是第二音节若是“州”字便常常是个轻声调了。例子有兰州 lan².chou, 登州 teng¹.chou, 郑州 cheng².chou 扬州 yeng².chou 苏州 sn⁴.chou 肃州 su⁴.chou (即今酒泉县——译者注), 漳州 chang¹.chou (在福建省, 即龙溪县), 常州 ch'ang².chou (我的老家), 杭州 hang².chou' 温州 wen¹.chou, 徽州 hui¹.chou。有命名而用自由轻声调者如福州 fu².chou¹, 广州 knang³.chou¹, 潮州 ch'ao².chou¹。

以前有两个城市叫通州 t'ung.chou¹, 现在分别把北京东郊

的通州叫通县 t'ung¹-shien⁴ 或东郊,把上海长江对岸的通州叫南通 nan³-tung¹。“县”这个地区总称的前面,一般只加上一个单音节字构成比较顺口的城市名称,如定县 ting⁴-shien⁴,以前也叫定州。“县” shien⁴ 作为城市的名称是相当近代的用法,所以都不用轻声调。

关于音节轻重和声调模式,各省的名称也有很大差异。大体上省名用前重后轻双音节式 (trochee),即第一音节是重音,第二音节是轻音,如江苏 chiang¹.su, 浙江 che⁴.chiang, 四川 szu⁴.chu'an。第二个音节如果是定向方位词 (cardinal directions),那么除了北字外,都用轻声调。例如山东 shan¹.tung 广东 kuang³.tung 山西 shan¹.hsi, 陕西 shan³.hsi, 江西 chiang¹.hsi, 河南 ho².nan, 湖南 hu².nan, 云南 yün².nan²。但是海南岛属于广东省,便不用轻声调,而是 hai³.nan²“北”这个字也许因为是个长调第三声,所以保持住它的原声调,如湖北 hu²pei³。河北 ho²pei³ 这个省名保留了全部重音节和声调。当然,那是因为相对而言,采用该名称的时期较晚。它原来叫直隶 chih.li, 有时外国人叫北直隶 (North chili), 用以区别南美州的智利 (chile)。汉语安南一名原意是“安抚南邦”,第二个音节用自由声调,所以说成 an¹.nan²。

边区省份名称的重音与声调模式,也是依其使用年代是否久远而异。在东北,奉天 feng⁴.tien 这个旧名是前重后轻双音节,轻声调落在第二个音节上。现在新名称叫辽宁 liao².ning², 用了一个自由声调。省会的新名称叫沈阳 shen³-yang², 保留了全声调,取代了原来的“奉天”。吉林 chi².lin², 二字是用自由声调。另外一个省和省会都叫黑龙江 hei¹-lung²-chiang¹, 也许是由于特殊的三音节,保留了全部原声调。以前有个时期把蒙古叫成 meng³.ku, 用一个半上声加高轻声。不过近年来,也许由于它的地位关系,现在内外蒙古都用全声调,说成蒙古 meng²ku³ 了。新疆 hsin¹chiang¹ 用了一个自由轻声调,可是西藏 hsi¹tsang⁴ 二字用的是全

声调，而且前后音节都是重音。青海也是这样。

最后，一个牵涉到声调重音模式变化并带有社会政治色彩的而且有趣的例子就是台湾。它和其它省名一样是前重后轻的双音节(trochaic) $t'ai^2.wan$ 。这是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日本占领之后，直这样称呼的。我的童年时期也是把它当做中国的一省来学会这个名称，可是从那以后渐渐地不大提了。1945年归还了中国，1949年国民党把他们的政府迁到那里，这个名字才又热闹起来。现在把它说成准前轻后重双音节(quasi-iambic) $t'ai^2'wan^1$ ，好象它是新名称，按照通常对新地名方法来发音了。如今人民中国和台湾国民党都承认它是中国的一省。因此，我呼吁全国人民还是用我原来听到的说法 $t'ai^2.wan$ 而不要说成 $t'ai'wan^1$ 。

评汉语语法的“主题”学说

申小龙

汉语句子的主脑成分，用西方语法的眼光来看，是一个（或一群很不容易说清的复杂的句子成分范畴。历来有志于斯的语言学家，或把它们合而统之，或把它们分而治之，或句法解剖和语义解剖并行，互不干扰，“两全其美”，或干脆说一声“主语并非中国语法所需求”，而把目光从句首收回来专驻于谓语动词及其连系成分。本世纪七十年代，两位西方语言学者李讷（C.N.Li）和汤生（S.A.Thompson）对汉语的语言类型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汉语是主题语占重要地位的语言（Topic—prominent Language），英语是主语占重要地位的语言（Subject—prominent Language）。这个观点虽然早在赵元任、霍凯持（C.F.Hockett）的时代就已有所论及，但明确地把句子主脑成分的功能差异同世界语言类型联系起来，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思考。近年来，对汉语“主题”现象的讨论有方兴未艾之势。但对“主题”范畴的种种解释不能尽如人意。这集中表现在迄今为止关于“主题”现象的分析尚无助于句型系统的研究。而句子分析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为了概括出句型体系来。

从理论上说，句法和语义是对立的统一。句法是形式，语义是内容。句法形式尽可能真实地反映语义内容，根据一定的语义内容采取一定的表达形式。同时，句法又是一个规则系统，语义必须服从这个系统，才能以句法形式为外壳表现自己的内容。句法和语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二者的对立统一过程就是组词成

作者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毕业研究生，导师张世禄。

句的造句过程。汉语句子主脑成分的分析，说到底也就是使主脑成分的形式和意义尽可能地对应起来。当然，句法和语义不一定必然是一一对应的。但一般来说，当我们的结构分析同主脑成分的语义内容不相协调时，我们不妨首先从方法论上检查一下是否存在什么缺陷。这就是本文讨论“主题”的一个出发点。

“合治”論

汉语语法分析中“主题”(topic)概念的出现是伴随句子主脑成分的“合治”论产生的。所谓“主脑”，指的是汉语句子第一个述谓动词前出现的名词语。它们在语义上可以大致分为十类：

1. 施事词 例如“小建看书”。
2. 受事词 例如“菜烧好了”。
3. 时间词 例如“今天上午分年货”。
4. 地点词 例如“洞里冒出阵阵烟雾”。
5. 工具词 例如“这把刀我切肉”。
6. 对象词 例如“这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7. 关涉词 例如“明天的比赛，我甘拜下风”。
8. 范围词 例如“水果我喜欢吃梨”。
9. 目的词 例如“芝麻大的事争了又争”。
10. 规约词 例如“上头的规定，摆地摊要交治安费”。

这十个语义类别的名词语，自《马氏文通》以后大致是不加区别地统一在“主语”(Subject)的范畴之中的。用一个范畴来概括如此纷繁的语义内容，显然是不合适的。《马氏文通》把主语叫做“起词”。他既认为“凡以言所为语之事物者曰起词”，又认为“言其行之所自发者曰起词”，就反映了这种形式和意义不相协调的十分矛盾的态度。而这个问题在西方传统语法的框架内是无法解决的。主谓句的学说来自于亚里斯多德的主词谓词构成命题之说。它经过罗马人的继承和发展，在中世纪语言科学中靠拉丁语的主导地位形成一种普遍的规范，直至近代。布龙菲尔德曾对主谓句的成说提出过深刻的怀疑，指出从逻辑主词谓词到语法主

语谓语句“不过是术语的转移，”而“语言研究的一个根本原则是，我们无权给我们的语言分析注入在该语言中没有表达的区别。”①但是布龙菲尔德的怀疑仅仅是指拉丁语主谓的逻辑内涵不符合说英语的人的语言心理。许多有判断形式的主谓句往往是在某种事态下感情的表达，而更有大量没有判断形式的陈述型的主谓句离逻辑判断很远。布氏并不否认语言学的主谓二分的概念。他正确地把拉丁语和俄语中等式型 (equational type) 的主谓句格式同英、德、法等语言中陈述型 (narative type) 与等式型混合的主谓句格式区别开来。这些都是以英语事实为依据的。主语、谓语是以西方语言事实为基础抽象出来的语法范畴。在它提出以后两千多年的印欧系语言研究中，没有受到过带根本性的挑战，似乎具有了真理性。印欧语中除祈使句外，一般句子的谓语总带有主语。在和谓语相联系的各种句子成分中，主语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因此，要解决汉语句子主脑成分的形式与意义对应的问题，唯有跳出印欧语句子有形态依据的二元统一体两框架另辟蹊径。赵元任先生率先提出了用 topic (主题) 和 Comment (评论) 来说明汉语句子主谓之间的语法意义的设想。这两个范畴虽然依旧是合治的范畴，但具有与 Subject 和 predicate 不同的意义。“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可以是动作者和动作的关系。但在汉语里，这种句子（即使把被动的动作也算进去，把“是”也算进去）的比例是不大的。也许比百分之五十大不了多少。因此，在汉语里，把主语、谓语当作话题和说明来看待，比较合适。”②从赵先生的思路来看，他的主题范畴逐步扩大为四级：

一是名词语。这是最典型的主题。例如“这件事早发表了”。

“这瓜吃着很甜。”

二是动词语。例如“吃饭得使筷子”“说出来也不要紧”。这是一种较宽泛的话题。它打破了汉语传统语法以一个述谓中心为一句的概念。沿这个思路走下去，就有可能将复句的前第一个分句看作主题。

三是介词短语。有引进施事者的，如“由主席召集会议”。有副词性的，如“为了这件事情我真发愁”。在赵先生看来，介词短语在句首还是在句中，结构和重点都不一样。“为了这件事情我真发愁”是双主语，“我为了这事真发愁”则成了连动式，前动从属于后动。而“我这事情真发愁”依然是双主语。

四是表示时间、处所、条件的词语。例如“你来我就走”，甚至“你来的时候我就走”，“假如你来的话，我就走”。赵先生在一九五八年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觉得地方词、时间词、条件词都象主词（Cf. 山西方言有“大家的时伙，”只等于北平“大家呀”）如果嫌主词观念放得太宽，可以再分条件主词、施动主词等等。我近来正在想把 full Sentence 都看作两个 minor

Sentence 的组合”，③即所有的汉语句子（整句）都是由两个零句组成的。

这种宽泛的主题概念突出了汉语句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即许多句子不是象印欧语那样以动词为结构、语义或联系的中心组织的。对汉语句子主脑的认识，不是看它和句中动词的关系如何，因为事实上不存在这种关系，而是看它独立作为一个话题的功能如何。正是汉语句子主脑这种独特的样态引起了语法学者们的思考。但是，用“主题”涵盖汉语句子的主脑，并没有处理好形式和意义的关系问题。如果只要是“给说话布置场地的”

（赵元任语）都是主题，那就掩盖了汉语句首成分许多有用的区别，例如状语性质的全句修饰语。主题是被说明的对象，它与提示句子场景的成分毕竟有质的不同。此外，否定逻辑关系在复句组合中的决定作用，这也不妥。我们认为，汉语是一种重逻辑事理顺序的语言。句子成分的配合没有形态的限制而更讲究逻辑搭配。不仅复句是靠逻辑关系组合起来的，就是单句的各成分间也必然存在着逻辑联系。只是有些逻辑联系是隐含的，有些逻辑联系是用关联词语表现出来的。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句子的主题和评论之间、分句和分句之间都存在各种逻辑联系。它们是这

些句子得以组成在逻辑上的依据。但逻辑关系是否成为句子组成的决定因素却有一定的级差。例如：

（1）你不去是会伤他心的。

（2）如果你不去那该多好啊！

（3）如果你不去，那我也不去！

（1）的后半部分看起来是叙述性的，但由于有了“是”，就可以知道是评说性的，尽管前后有假设的关系。（2）由于出现关联词，假设的逻辑意义增大了。但后半句是明显的评说性的。仍是“主题——评论”的句法关系大于“假设——推断”的逻辑关系。（3）的后半部分评说意义较小，逻辑推断的意义却更强了。因此（3）的两部分主要是靠“假设——推断”的逻辑意义配合起来的，是一种关系句，或者说复句。从（1）到（3），句子前后两部分之间关系的逻辑因素比重是逐渐增大的。这就是我们在分析这些句子的形式时所要考虑到的内容。如果说“所有表示让步、原因、条件、时间、处所的小句，说来说去不外乎是主语”（赵元任语），这样概括出来的芜杂的“主语”类别就失去了语法分类的意义。

“合治”论的最佳方案是把句首的主脑成分看作是说话的题目，而不看作是印欧语式的句首与谓语动词相互制约的“主语”。但它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在内容上包罗多而杂，在形式上概括不出结构特征来。几十年来，为这种合治的话题主脑寻求结构特征的努力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以致进退维谷。于是形成了一种主语悲观论。即认为汉语句子的“主语”既然内容繁杂、不稳定，与谓语的关系松散、笼统，形式特征贫乏，那么“主语”的语法地位就是不重要的。语法分析不必过多地去注重它了。这是方法论的失误导致的一种盲目。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件事你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还是他行。”如果把主脑“这件事”拿掉，整个句子立刻就散架！可见“主脑”有时是全句结构的一个支撑点。其他成分都以它为核心来确定彼此的关系。怎么能说它

不重要呢？现代心理学认为，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不是看到无数离散的基本感觉和情感的要素；而是把这些基本的组成部分“领会”（或复合）为一个知觉的单元。这是一个创造性综合的心理过程，即统觉（*zie Apperaption*）的综合和分析的过程。“判断发生于统觉的分析过程。在语言学方面，判断是由句子来表示的。”④这种心理上的统觉功能是组合语材料的核心力量、产生思想的根本条件。而汉语一些句子的“主题”，正是心理统觉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的一环，尽管在另一些句子中“主语”（一般是施事词）常常是可有可无的。

“合治”论的主语悲观论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一条新的出路——“分治”论。

“分治”論

对句首成分分而治之，最早不是汉语语法的发明，而是在英语语法研究中就已经开始了。霍凯特在他的《现代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指出：述谓性结构的最一般的特征可以根据它们的直接成分称为 *topic* 和 *Comment*，例如 (1) *Jahn/ran aWay*。(2) *the*

new book by Themas Gnerney/I haven't read yet。霍凯特认为 (1) (2) 的前半部分都是话题。但 (2) 的前半部分同时又是动词的宾语。它是应该后说的。其所以要先说，是因为它特指说话人所要讨论的问题。“它是一个句子的 *topic*，虽然不是它的主语。”这就把主题和主语分开了。霍氏的分治是脱胎于合治论的。主题主语的区别标准是词序的变异，这同英语的特点有深刻的联系。尽管英语同其他欧洲语言相比，词形变化已减少到最低限度，但它的动词体系中仍然有人称、数和时态的变化，仍然要求主谓关系一致，即根据主语的外部语法形态或内在涵义来决定动词的形式。有了这样一个固定的形态框架，象 (2) 那样的句子就必看成是一种词序变异。又由于英语句子的语义格关系是以动词为中心的，因此任何移到句首充当话题的成分都仍然受定式动词的控制。这是由移动的轨迹决定的。我们可以说英语句子的